
寒夜录

明·陈宏绪

●卷上

凡著书立言而计较于传与不传者，政与患得患失之心无异。古之作者不得已而有言，要以畅其胸之所存耳。若必拟议何等乃传？便已增却无限躲避无限逢迎，未见伸纸舐毫之为乐也。

严沧浪云：汉魏古诗，气象混沌，难以句摘，晋以还，方有佳句。予谓文章亦然，退之平淮西碑，岂可以字句求耶？混沌二字，摹写古诗气象甚是，平淮四碑亦只是朴穆，然亦须此等题目入手，未可强为。

文章要作便不佳，太史公叙灌夫使酒骂坐，魏文帝典论自叙，韩退之祭十二郎文，柳子厚与许京兆孟容书，直是一混写来，何曾有意？

文愈短愈要曲折，所谓画一尺树，要不可令有一寸之直也，敖子发古文短篇，最宜涵泳。

篇法有预先提出而精神踊跃者，有数转仍藏而气势曲折尽妙者，有实事从虚境出者，有闪躲于此而点现于彼者。堪舆家一言以蔽之曰：要乘生气，为道学文应作六经语，不当涉语录气。为释氏文应作佛菩萨语，不当

涉禅和气。

全子栖每为文辄入自课庵，一文必三草，十年悟其浅近，尽付之火，生平凡三焚文集。今子栖之文，竟无一篇传世者。然即此数语，作者苦心便已揭示千载，彼祝融氏之烈焰，政子栖之金石也。

黄鲁直诗云：春来诗思何所似？八节滩头上水船。欧阳公云：学书如逆风行舟，用尽气力，不离本处。上滩船与逆风舟，自是两种文章应著气力处，也须呕心血，指一番。若但放乎中流，听其所止而休，势必至于拖沓。

作手正要痴黠相生，无痴处亦不足见文心之巧，语极尽而味有余，方是文家至境。

邹道乡先生谓士不可无山林气，节义文章学术大抵皆然，山林气即醇古之气也。予极喜琴铭四语，山虚水深，万籁萧萧，古无人踪，惟石嵯峩。能存此段气象，便是羲皇以上之人，便是坟典邱索之著作。

韩退之自选生平所为文二十六篇，题曰韩子，今不知二十六篇之目为何？元儒程黜南有《韩文钞》，止

取十篇，以《李愿归盘谷序》为卷首，余九篇则送文畅师、送王秀才、温处士、杨少尹、盛山十二诗五序与燕喜亭记、孔子庙碑、获麟解、祭鳄鱼文也。此外虽退之极有关系之作，如《平淮西碑》、《谏佛骨表》与《孟尚书》皆在所不录，而文章之妙，如讳辨、送孟东野高闲上人、殷员外序、祭十二郎文、代张籍与李浙东书，悉被删去，而反有取于盛山诗序、燕喜亭记，足以验此君之谬妄无识矣。近代潮人唐伯元昌黎文编最称佳选，其谓昌黎先生歿，历二百余年，而欧阳永叔始知之，然永叔尝论先生二鸟赋矣。其曰：光荣而饱，则不复云。彼为御史、为侍郎，非光荣而饱之日乎？天旱人饥之状，佛骨之表，抵触君臣之所大忌，乌在其不复云也。信如永叔之论，未可谓尽知先生也。数语亦是确论。

偶阅《客星纪略》，有朱晦翁题跋云：钓台故有范公记，词义甚伟，后人不容复措手矣。中间有江子我一记，独书作新岁月，最为得体，大抵山川佳胜处，自应有一篇恰好文字，若已被前人作去，后来便当放

过。吾郡滕王阁，惟昌黎一记独绝，然毕竟未曾亲至其地，此等犹可措手。若石钟山、丰乐亭、岳阳楼，亦复纷纷涂抹，便为不度德量力之甚矣。但书作新岁月，子我真可为千古师法也。

古人画不从一边生去，此董元宰独悟之语也。文章亦然。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至矣。若管、韩、荀、庄诸书，气势回币，皆不从一边生去，后人无此猛力，但能兔起鹘落，已是第一好手。

王元美云：读子瞻文见才矣，然似不读书者，似不读书最妙，无此等境界，岂能如万斛泉源，沾然莫御？

戴忠甫尝与龚洳溪论文，欲以一字括之。忠甫曰：其惟声字乎？凡文之抑扬高下，轻重疾徐，吞吐浮沉，起伏顿挫，谁非声者？能于此际转换得清，则无之而不清。于此际调剂得妙，则无之而不妙。沈约云：若前有浮声，则后须切响。陆机云：审殿最于锱铢，定去留于毫芒，皆在声字致意耳。因戏谓《史记》、《左传》，皆有绝妙点板，未可任意诵去。洳溪抚案大叫，以

为知言。忠甫又云：两汉文字，亦有唐宋人所不肯为者。唐宋文字，亦有两汉人所不能为者。未可矮人观场。

扬子云抱弱翰，赍油素，问上计孝廉异语，悉集之，撰《方言》十三卷。其后王孝孙有《河洛语音》之作，实仿子云《方言》为之，但止于中土称谓而已。国朝幅员辽阔，四方语音不同，恨无好事如子云者，怀铅握椠以从事于其间。但此书决非一人之力可竟，须敕州县令长，凡各属志书，俱补入方言一款，悉著土音之互异者。此书既成，一以便官府之听断，一以佐文字之稽考，一以备关津之讥察，所系政非鲜小。近日惟刘心蓼《太仓州志·风俗》条内，另载方言，然亦略而不详，他处则竟未闻有此矣。

古今奇人奇书，湮没散轶者，不可胜纪，而释老之徒尤甚。尝欲作二氏文苑志，如比邱昙谟、鸠摩罗什、葛稚川、陶贞白者，人立一传，择其佳文附之。又嘉兴楞严寺刻有汉本大藏，于此方撰述，较五千四十八卷颇有增广，予意欲更加搜补，另为藏外撰述一书，未知

此愿得遂否也？

科举之法，行之逾久，而应举者荒疏逾甚。因忆昔人有文选烂、秀才半之语，彼时之为诸生者，较今悬绝乃尔。夫文选之不能顿造于烂，虽老师宿学难之，烂矣。而仅得秀才之半，其所谓全者，又属何等耶？

归震川先生云：魏庄渠尝为余言，东广陈元诚少未尝识字。一日自感激，取四子书，终日拜之，忽能识字，以此知书神也。

孟之反不伐，反者仄字之误。按春秋齐与鲁战，孟之仄后入以为殿，并无之反之名。又为长者折枝，折枝者，按摩之谓也。刘峻广绝交论，有折枝舐痔之语。枝即肢字，非草木之枝，此闽友蔡价臣之说。价臣名藩，贫而力学，所著赘言，予尝为之作序。

价臣又云：托孤寄命，言托六尺孤而临大节不可夺，如后世霍光之类。寄百里之命，而临大节不可夺，即孟子所谓效死勿去，如后世张巡之类。虽三句实二事，晋史阎缜上疏，理愍怀太子冤，内引孔子曰：可以托六尺之孤而临大节不可夺亦以二句相属。朱注以托孤

寄命为才，临大节为节，殊属牵强。

狂、简、斐然成章自是三种人。简即狷者，斐然成章通指言语、政事、文学诸贤，仅以一狂概圣门，似非定论。新安朱枫山先生云：孔子年六十八岁，乃始删诗、定书、系周易、作春秋，只数年间了却一生著述，盖是时学问成，涉世深矣。故其述作，始可为万世法，古者著书，多在晚年。

周恭肃潜心学易，所著日记，论卦爻变例最确，其释豫卦云：本义以卦之得名，本为和乐，然卦辞为众乐之义。爻辞除九四与卦同外，皆为自乐，所以有吉凶之异，诸卦爻为例不同每如此。且文王之易，与周公、孔子之易，有共贯而发一义者，有旁通而备众理者，政未可胶柱鼓瑟以求合耳。

偶与但直生宗皋，论放利多怨之旨，直生曰：外人之怨，犹可避也。至于自家怨，则无处可逃矣。予甚击节其语。盖放利之人，毕竟心中怨恨居多，所谓小人长戚戚也。

国初名儒刘商卿者，讳夏，字迪简，深于易学，所

著大业图，惜已亡失，仅存《读易诀》一篇。其言曰：庖牺氏之易，易何在也？今六十四卦爻之所以为象，六十四卦名之所以取义，此则庖牺氏之易书文字矣。在昔夏、商以前，文王、周公、孔子之辞未作，而夏、商圣人君子之读易，只缘羲皇所制象，因羲皇所命名，而文王、周公、孔子之辞意洋洋，无不具备。今学者果欲明乎易，置身文王、周公、孔子之前，将羲皇制象命名之学，一时打通了，则文王、周公、孔子所系辞旨，破竹之势，无复留滞矣。无奈古今注易之士，凡千百家，绝不曾以伏羲之易，自为一书，以冠文王、周公、孔子之文，如衣失其领，网失其纲，是教子孙而遗忘其先祖可乎？按陈希夷先生云：羲皇始画八卦，重为六十四卦，不立文字，使天下之人，默观其象而已。如其象则吉凶应，违其象则吉凶反，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。易道不行，乃有周、孔，周、孔孤行，易道复晦，与商卿此论正相发明，实观玩之要旨也。

董萝石年六十有八，慨然北面阳明先生，语悉阳明记中。近从吴观察秋圃处，得其遗诗一帙，孤高秀逸

，足称其人，七言律尤佳。如，一江明月看山过，小亭鱼影弄青天。空山无人石欲语。皆咄咄惊人。而咏豆芽云：芜萋亭后得褒封，金甲银钩夺化工。滤尽宿泉冰有骨，种成深盎土无功。秋涵素质琼丝绝，水泛残衣黛粒空。野蔌纷纷登俎豆，凭谁为荐玉玲珑。如此棘手题，大见工力。萝石学问，未知究竟何似，政当以诗雄视诸子耳。

吟咏景物，固是传我之意，须知使事，亦是寓意。所谓借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垒块也。要使颠倒由我，譬如戏场中戈鋌，若在出色优狐（元人谓装外者为狐）手中，定要另生一番光彩。

友人卓珂月曰：我明诗让唐，词让宋，曲又让元，庶几吴歌、挂枝儿、罗江怨、打枣竿、银铍丝之类，为我明一绝耳。卓名人月，杭州人。

予友清江杨机部、平湖赵退之，俱为吟坛推重，而尤长于五言近体。机部赠予，有《柔木误冰山》之句。退之亦云：痴鱼侮钓丝。二诗皆有为而发，冷眼婆心，直欲唤醒沉梦。

予邑宗子文忠节大类谢叠山，所著有《玉溪集》，予从其后裔巩垣处借观，盖元刻也。读杜遣兴云：渊明诗颇恨枯藁，子美叹之非达道。草堂集中多道贫，渊明若见应回笑。山光潭影照青璃，二公心只二公知。若逢痴汉休言梦，不是诗人莫看诗。此作非子文得意句，然道陶、杜两公心事，则已欣然莫逆于千载矣。

东坡谪儋耳，前后和陶诗凡百数十篇，子由为之引，诗集中三十一卷，皆追和渊明之作也。陆务观《序梅圣俞别集》云：苏翰林多不可古人，惟次韵和陶渊明及先生二家诗而已。是东坡又有和梅之作，今已散逸无可考见，亦未有知其事者。宣城令姜奇方刻《宛陵集》，竟遗渭南之序，益叹古人著述，不幸而湮灭，若此类者，盖不可胜数也。

文衡山先生停云馆，闻者以为清閼。及见，不甚宽广。衡山笑谓人曰：吾、斋、馆、楼、阁，无力营构，皆从图书上起造耳。大司空刘南垣公麟，晚岁寓长兴万山中，好楼居，贫不能建，衡山为绘层楼图，置公像于其上，名曰神楼，公欣然拜而纳之，自题神楼诗

，有“从此不复下，得酒歌明圣。问余何所得？楼中有真性”之句。尝观吴越巨室，别馆巍楼，栉比精好者何限？卒皆归于销灭。而两公以图书歌咏之幻，常存其迹于天壤，士亦务为其可传者而已。

今之仕宦罢归者，或陶情于声伎，或肆意于山水，或学仙谭禅，或求田问舍。总之，为排遣不平，然不若读书训子之为得也。

只此一天，鞞鞞曰腾吉里，回回曰阿思嫣恩，女直曰阿卜哈以，西番曰难，百夷曰法，缅甸曰某，高昌曰腾克力。推之重译不到之处，亿万国土，便有亿万称号。彼苍苍者，亦岂能别其孰为名当，孰为名不当哉？语言文字，何处可容执著？

梁次公尝著寿夭说曰：人生百年，乃是大限，过此与深山老藤怪石何异？多亦无为也。只要百年之中不夭，乃为寿耳。何为百年之中不夭？比如人在午时，便当作午时活，人若作一过去想，则是巳时矣。午时之身不夭乎？若作一未来想，则是未时矣。午时之身不又夭乎？若是真正长生者，只须逐时活去，在巳则为巳

之活人，不夭于已也。在未则为未之活人，不夭于未也。不把眼前日子，反掷向空中去，乃所谓寿，乃所谓不夭。

礼乐干戈，俱属抢攘，推此而洙泗杏坛。三千缝掖，亦觉多事，总不如春风沂水。童冠几人，安闲自在，喟然一叹，扫却多少喧嚣。万茂先曰：要知劳心劳力，自有春风沂水，只在胸中邱壑，所谓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也。

叶文庄盛云：数自一至十，惟三平声，八卦惟乾、离、坤平声，十干、十二支，皆仄多平少，阴常有余，阳常不足。君子少而小人多，此亦可见。

李文节公廷机云：禅只是割得断，尧舜不以天下与子，周公为王室诛其兄，皆禅也。又云：禅即圣人所谓刚也，士大夫处是非恩怨之地，能得些禅意，将胸中葛藤一切割断，良为爽脱。若不得其意，口谈何用？公谈禅学，最为切实，与说龙肉而不能饱人者迥异。

携李支大伦曰：大丈夫遇权门须脚硬，在谏垣须口硬，入史局须手硬，值肤受之诉须心硬，听浸润之譖

须耳硬。

吴邑徐元美言提学高汝白之诸父，隐君子也，教汝白以举子业，每叹曰：可惜可惜！假令作得状元，亦自枉过一生。其后汝白举进士，以书督责之曰：汝得一第，吾不为喜，而以为忧，此后必驽放肆，可录逐日言行寄我。汝白叹曰：吾终身在侧，岂不我知，而忧我放哉？试问一老家人，曰：比旧渐不同矣。乃警惧置一簿，录其所为，试自简点，其过不可胜书。乃大惧，激励为学，卒为善士。此父固不必言，此老家人亦岂非所谓济以上人耶？

罗景纶评昭君词，击节乐天一绝，以为高出众作之上，予独有取于储光羲，含蓄无尽。顷又得淳熙间郑虞任昭君曲读之，至结语云：但愿夕烽长不惊甘泉，妾身胜在君王前，道昭君意中事，似又不减于长庆矣。

莫尚书少虚困官西蜀，谒南堂静师，咨决心要，使其向好处提撕。适如厕，闻秽气，以手揜鼻，遂有省。黄龙寺晦堂老子尝问山谷以吾无隐乎尔之义，山

谷诠释再三，晦堂终不然其说。时暑退凉生，秋香满院，晦堂因问曰：闻木犀香乎？山谷曰：闻。晦堂曰：吾无隐乎尔。山谷乃服。但能触处领略，鼻稜馨香，都不碍此鼻尖头也。

欧阳公云：予曾作憎蝇赋，传之于世，蝇可憎矣，犹不堪蚊子自远嚙喝来咬人也。友人余君士瑞，在长安有题壁句云：藤棍荆条满街喝，岂无人道不中听。予笑语余云：不中听何妨？只莫咬人便休。

李文节公摄南王部，竹头木屑，事事留意，有缙绅见之曰：翰林公亦肯亲俗事乎？公曰：有俗人无俗事，天下国家事，何言俗也？如文节真可谓不俗者，彼以词林沾沾，厌薄一切，殊觉俗气愈甚。

冯元成云：史称韦苏州所至，扫地焚香而超然高洁。余平日闲居，亦与苏州同好，尝谓古人称晚食当肉，缓步当车，余亦谓焚香可以当栽花，扫地可以当营宅。

上海浦小痴名泽，字学著名一时。生平喜睡，不亭午不巾带，里中呼为晏眠人，此可谓得黑甜三昧者

。予自晋州城守，目不交睫，廿余日后，逐习为固然。每过四更，辄展转不能安枕，初甚苦之，偶读宋儒郑景望杂著，中有一则，欣然录出，醒时辄讽诵数遍，未几安寝如常。景望云：余中岁少睡，展转一榻间，胸中既无纤毫，颇觉心志和悦，神宇凝静，有不能名言者。时闻鼠啮唧唧有声，亦是一乐事。当门老仆鼻息如雷，间亦为呓语，或悲或喜，或怒或歌，听之每启齿。意其亦必自以为得，而余不得与也。

予尝作《舒城山寨记》，已略言立寨之利害矣，然尚未极其流弊之所底也。胡澹庵有《与吉守李宝书》，纪一时事变，颇称痛切。倘兵戈不止，将来必有不幸如胡公所言者，谨录出之，以备当局鉴采。书云：数年来盗贼四起，甚者至杀令破县，其弊正起于山民之寨，寨不平，寇不可止。何则？吉与虔为接邻，吉之寇大抵悉自虔而起，然虔人非倚山寨为之囊橐，其势不为寇。今吾州凡八邑，止安成不与虔接壤，七邑皆虔地。兴国群凶往来之时，而山寨又群凶啸聚之冲，无一邑不下数十寨，一寨不下数百人，甚者至千人以上

， 戈甲称是。一乡之谷粟， 尽辖于寨魁之手； 一乡之恶少， 尽束于寨魁之权。州县之刻木， 尽饵于寨魁之赂。有一小忿， 则群凶相捉环视而起， 名为复仇， 其渐遂至剽掠， 又其渐遂为群盗。官租公赋， 连年不输， 小有追捕， 则据寨恃险， 敢与州县抗衡。有司不平， 间遣官军讨伐， 而刻木得饵， 先为之耳目矣。孔子曰： 家不藏甲， 邑无百雉之城。故春秋书堕郟堕费， 防此祸也。夫邑且不可为百雉之城， 而山之豪， 乃至雉堞凌空， 戈挺辮云， 尚谓国有法乎？